

中國人民文化出版社

晴天

短篇小說選

新華書店印行

天 晴

著 力 王

出版編號 0114

天 晴

等 力 王 著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印 翻 津 天 月 五 年 九 四 九 一
版 三 津 天 月 一 十 年 九 四 九 一
• 者 輯 編 •
社 嘉 特 華 文 化 人 國 中

繼 • 版 • 有

15,001—25,000 (T)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書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錄

晴天

糾紛

王力一

苗子四

晴天

王力

一 太平莊不太平

沂州府有個太平莊。太平莊王家是個大戶，七十五里向陽湖，夜夜會自來反潮，旱不着澇不着。遠近的人都這樣說：『金梁莊，銀鬻莊。不早不澇的太平莊。窮靠富，富靠天，靠天吃飯靠主家。』周圍幾十個莊子，只要是好地，都是王家的。要算上外湖的地，那就更多了，二三百年前，搭過千頃牌。莊裏的老人們都常說，當初一日小翰林進京趕考，走了三五天，還喝不着人家粥羹。

『自來財主就能當官，當官就成財主』。王家在清朝做過好幾任大官，光緒年間十頂大轎，~~馬車~~去，好不威風。

積德堂是太平莊首戶，一門出過兩個翰林。紫巍巍的三座大樓房，莊裏人都叫翰林府，前樓

院和後樓院。翰林的子孫們如今還是太平莊的皇上。翰林府當家的是王宏錦，外人叫他五花蛇；前樓院當家的叫王宏銀，外人叫他四臭肉。

四臭肉是個乾癯老頭，五十多歲，瘦長條子，長臉活像黃蠟燭，稀朗朗的兩撇鬚，半身不遂，走起路來拄着文明棍，就像仙姑下神似的，混身亂「活婆」。他繼配的夫人盧氏，四十多歲，是個像狗熊一樣的大胖子，臉上粉擦得有銅錢厚，粉上塗着胭脂，生得伶牙利齒，在家管賬當家，莊裏人叫他香驢瓜。他還有三個小老婆是窯子裏買的，姓李的叫李姐，姓陳的叫陳姐，姓白的叫白姐。第五個老婆是個戶劉文現的閨女，本來是有婆家了，因為長的俊，十七歲那年，就給硬娶過門來，名字也叫劉姐。凡是個戶家生得俊俏的閨女、媳婦，只要給他看中了，都得治來陪他睡覺。他常說「女人就是洗腳水，蹬了這盆端那盆」。

四臭肉一到冬天，就扛起他的鳥槍，放出他的狼狗，到坡裏去打兔子。這狼狗大號叫做「玉德」，窮人見了面，得稱呼「玉德狗爺」，一天傍晚，狼狗在前邊回莊了，走到佃戶李富貴門口，碰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李二，拾了一塊石頭擦了牠一下。這位「玉德狗爺」是四老爺訓練好了的「家風」，一見穿破襖的撩牠，就往人頭上竄。小李二向旁邊一讓，肩膀被牠前爪抓住了，死咬着棉襖不放。李富貴大爺正扛着鋤頭往家走，忽聽得孩子的哭叫聲，連忙跑過來。天黑乎乎

的了，只見一隻大黑狗死纏着小李二，抓得他滿臉是血，棉襖也撕碎了。李大爺可急壞了，舉起鐵頭攔着狗頭劈去，狗汪汪地亂叫。又趕上去攔頭劈了一傢伙，黑狗暈倒了，又砸了一大頓石頭，才算出了氣，把咬傷的孩子抱回家。

第二天，李大爺被吊在前樓院的黑屋裏，四臭肉可惱火了，自己動了手，揍得他混身皮開肉綻。一面打，一面罵：『混賬王八蛋，打狗看主面，你眼睛長到卵子上去了，敢把你四老爺養的「玉德」打死了！』一定非要抵命不可，惡狠狠地說：『憑你這把賤骨頭，滿門遭斬也抵償不上！』後來莊裏人好容易求了情，才饒了李富貴這條『不如狗』的老命。講好了三個條件，都照辦了：第一條，賣二畝地，替狗買一口好棺材；第二條，全家披麻帶孝，拿哭喪杖，請吹手，請客，辦喪事；第三條，狗墳埋在院子裏，立一塊石碑，上面寫着：『先考玉德公李黑狗之墓，奉祀男李富貴，孫李大李二立』。還立一塊牌位，當祖宗供起來，燒香燒紙磕頭祭『祖』。事情辦完了，李家賣了十畝地。就在這一年，李大爺也就氣死了。過幾年，李大出去逃荒，一去就沒影了，家裏只撇下小李二。

太平莊名叫太平，太平只在財主門裏。一出了樓院相聯紫氣騰騰的王家園子，外邊一格拉，都是姓王的房戶。二百多戶，一家一頂茅屋，一百五十多家是個戶。東頭靠大路邊，二十多家開

店的。西頭土墩上，三四十家要飯的，大半是人老絕後的老佃戶。財主們說這幫人是「長滿了口的」廢物，又都是偷雞摸狗的「賊種」。老翰林傳小翰林，一直傳到五花蛇，四臭肉，都會擠鼻際限地對佃戶說：「不靠我王家地，你們吃屎也吃不上。」『頭頂我的，腳踩我的，穿我的，吃我的，骨頭肉都是我王家的。』『要買你骨頭，還得添上幾塊肉。』翻眼就不給地種，把小門一鎖，屋頂一掀，揭出小鍋，牲口糧食全丟下，『叫你狗日的捲鋪蓋滾蛋。』翰林府和前後樓院裏，隨便走出一個人來，誰不知『皇上的狗總是御的』，只要手一指，全太平莊就要亂『活娑』。

民國二十九年，鬼子在樊莊安了據點，五花蛇把民團編了一個團，投到漢奸隊剝皮司令手下，當了團長，新綽號叫做『抽筋團長』。這一捐那一款，一個月有到六十七種，頂厲害的是『手提款』，就是要手到提來，不管是誰，伸手要一萬，不能給九千九百九十九。窮人瘦得三根筋挑着脖子，見面只好嘆口氣：『這樣活着倒不如死了強！』太平莊名叫太平莊，從古至今就是這樣不太平。

二 「變天」

民國三十二年臘月初九的夜里，西北風捲着雪花，八路軍趕走了梁莊的鬼子。大砲轟轟隆隆的像場天一樣，火光照紅半邊天，人吵狗咬一直鬧到天明。

太平莊裏人都心慌意亂。佃戶二麻子的閒屋裏，天不明就擠滿了人。

駱駝徐東兒擠在牆角裏，眼睛木滯滯地發青。老明白徐士貴光摸那兩根黃鬍子，砲聲一緊，上牙就和下牙打仗。還是二麻子見過世面多，二十來歲就闖過江南，四十來歲在威海燒過九年石灰窖，當過工頭，大前年，五十三歲才回家。矮個子，臉上有幾個甜麻子，兩撇小黑鬍，光棍一條，好喝酒，眼睛老是紅紅的，還好趕集賭錢，種前樓院五畝地，也像是玩的。他大拍胸膛，指着屋裏的人說：「你們這些人胆小如鼠，沒有事，準是八路打梁莊！」說着就把烟袋伸到火堆裏點着了煙。向大家說：「吸一袋吧，咳，就不用怕。窮到了頭還不過是要飯，命到了頭還不過是死，天塌下來咱還是指地無有！」他開門來向外邊張望一下，對楊大噉低聲說：「我看八路來共共產倒還不禱。有人來了，楊大哥，還是你來噉一段吧！」大家聽說八路軍來打據點，心倒有幾分安下了。

楊大噉是太平莊有名的吹破天。天南海北噉起來沒有邊，他說喝過觀音菩薩玉淨瓶裏的露水。他闖過馬子當過兵，發犍工到過法國。天不怕，地不怕，殺過人，越過獄。今年六十多歲，

花白鬍子，滿臉皺紋，講起話來像打雷一樣。他喊道：『怕，怕個屁，孃子兒鬼子也到這天了，八路根脚地老子也闖過，可真講個義氣。我看啦，這些烏龜王八蛋漢奸雜種也該到頭了！……』屋裏人卻連忙不讓他說下去。老明白慌忙站起來，伸頭向外張望，搖搖揚揚的膀子，靠在他的耳邊說：『小心點，大路上說話，草地裏有人。長鼻子來了，啦把別的呱吧！』大噉冷笑了一聲說道：『噫，屎毛灰，來了個吃鼻涕拉膿的廢料，就嚇成這樣子！』

長鼻子匆匆忙忙地進來門，今天鼻子特別又長又紅。莊裏人罵他，說他的鼻子是四臭肉牽長了的，『紅』是給四臭肉舐漏瘡染的。今天他可忙壞了，一整夜在大雪裏東奔西跑，要把全莊百十家佃戶攬到大門裏，去替東家搬家。他一進門就咋呼：『兄弟爺們還不快走啊，不好了！……』他急的說不出話來。楊大噉笑着說：『你看鼻子兄弟急的像是雞巴掉下熱油鍋。何苦來，還是聽我來噉一段法國呱吧！法國的大姐真長得俊，一大羣圍着我，要我跟她睡覺，我說馬裏馬在呀（註），馬裏馬在呀！……』長鼻子更急了，吭吭了半天說：『五老爺全家搬光了，翰林府，前樓院後樓院都搬家了。你們還不快搬！四老爺說，天一明八路共匪開過來，就要把你們殺光，雞狗不留！不

（註）『馬裏馬在』是楊大噉胡說八道的法國話。

殺的，一定是勾通八路，五老爺回來也得殺！反正要快走，快走呀！」他一眼看見牆角旁露着的路駝和老明白，指着說：「王八蛋，蹲在這裏倒怪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東家養你們幾輩子，今兒用着你們，就一個找不到了。咳，簡直想造反——通八路，通八路！」他一把抓住路駝的棉襖往外拖，老明白和別的怕事的人們就趕緊溜出去了。二麻子使了個脫身計，裝肚子痛請了假。

長鼻子也跟着出門走了。走一路罵一路：「血你娘的臭屁，還不趕緊給四老爺搬家去？」屋裏只撇下二麻子和楊大啦。楊大啦點着了旱烟，望外邊一看，天快亮了。嘆口氣：「真他媽的癩蛤蟆爬到腳脖子上，不咬人可怪惡瘡人的，走他媽的就走吧！二麻哥，咱們反正是兩個肩膀扛一個腦袋，人到那裏家也搬到那裏。可不要弄了個勾通八路，丟掉這個吃飯傢伙。」二麻子哼了一聲：「頭砍了碗大個疤，我看這回八路準打下梁莊，等等再說吧！」大啦說：「老弟，還是要看風使舵呵！光棍不吃眼前虧。八路要是能站住腳，咱回來也不晚呀！」

外邊吹起牛角來了，人聲吵吵雜雜的，西北風還在吼着。

楊大啦出門一看，吹牛角的是毛老道的小瓜子禍害，毛老道在後邊像黃牛一樣地喊着：「老爺們，快跑呵！匪軍快進莊了，見大人就要殺呵！見女人就要姦呵！見小孩就要吃呵！司令團長過兩天就打回來了，誰勾通八路，就要殺頭呵！快跑呀，匪軍佔了梁莊，快進咱莊了！……」

毛老道像一條瘋了的手猴子，叫的那個怪腔，醉得朗朗踉踉的，右手提了酒瓶，左手提着鞭子。他滿臉滿嘴的毛，黑胖子，鷹眼斜睨着看人，橫鼻子一噉一噉的，每天總像有人欠他二百錢似的。他沾了姓王又是慶字輩的光（比五花蛇還長兩輩），當了太平莊看青的頭目。每年光是青糧就分六十多口袋，成天領着一幫徒弟徒孫，到誰家吃飯都不給錢，還得坐上座。飯舖、酒舖、肉舖、菜挑子……向來是白提回來不給錢。他自稱是王家的『御貓』，太平莊人都是老鼠，貓尋門逼鼠，就成天醉醺醺地提着鞭子，指東打東，指西打西。因為他滿臉毛，一幅兇相，渾身妖氣，所以村子裏都叫他『毛老道』。

今天他嚇瘋了，喝下半瓶酒，奉四臭肉的命令喊大街。走一路喊一路：『可要變天了，八路要殺的鷄狗不留哪！趕快跑呀！趕快跑呀！』他要看見那裏還有人不走，就用鞭子抽。楊大噉見勢不妙，拉着二麻子就跑。

駱駝瘦子一身破褌褂遮不住體，小孩連褲子都沒有，也被禍害從床上破被裏拖下來，推到雪地裏，毛老道的鞭子抽過來，像趕豬一樣噉噉地趕出了莊。大雪地裏，人一堆一堆的，西北風像快刀一樣刺進人筋骨，孩子哭，老婆叫，風聲、牛角聲……混成一片，聽起來好不悽慘。毛老道喊噉了的嗓子還聽得清：『變天啦！趕快跑呀！誰不跑誰就通八路，就要殺頭呀！』

太平莊忽隆了一夜，真搬家的還只是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他們跟着剝皮司令和抽筋團團長搬到臨沂城去了。別的大家小戶，有的到親戚家避幾天，有的在外邊轉一趟就回來了。

好幾天來人心不安，一陣一陣的傳着謠言：「八路軍是先甜後苦嘞！」「八路軍是妖怪嘞，那些白面書生是變的嘞，甘言蜜語是裝的嘞。說不定那一天現了原形，披頭散髮，青面獠牙，殺大人，吃小孩……」「八路軍站不穩腳跟嘞，司令團長過兩天就發大皇章來嘞！」「誰通八路軍就要碎屍萬段嘞！」「……………」

也到處有人交頭接耳傳着話：「嘿，八路真像天兵天將，梁莊鬼子弄了兩三年，修的三十六個砲樓，一晚上炸的屑蛋淨光。」「八路那個電氣砲真厲害，轟的一聲，砲樓就飛上天了。」「活抓了二三百嘞！」「八路哪，咱老一輩子就沒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嘞，簡直都像自家親人一樣，當兵的還給老百姓挑水呢！真稀罕！」「這會可真盼來了，可有好日子過了！」

三 鐵骨頭一心報父仇

土墩西南角一頂茅草屋，住的是佃戶張太天家。張太天四十來歲，圓臉，滿是皺紋，醬色皮

子，三角眼，硬骨頭，莊中人叫他鐵骨頭。

張太天本是個外來戶。三十多年前，他爹娘兄弟四口住在張莊。自家有五六畝地，又種着四畝肉的十來畝地，餵着一個小牛，好年好月的還能過得去，莊稼時兒，打到場上的糧食堆，看起來還怪喜人。可是，每當何掌櫃拿着賬本來分場的時候，心裏總是冷了半截。看他那個老鼠樣笑臉一掛，老鼠樣的小鬍鬚一撓，老鼠樣的小眼珠一骨碌，總是說：『混蛋，只打這兩個糧食？憑這塊地，早割上賬了，起碼一畝地出二百三十斤，打不到二百斤！糊弄鬼也不信！』『你說雨水不好，放屁，大樹還不是長的那末粗！你說糞上的不好，放狗屁，牛尾巴緊靠着牛腩眼，也沒見長多粗！偷了多少糧食？還不說實話！我看是不想再種這二畝地了！』總是嚇得張大爺滿口說好話，賠不是。擺好滿棹子的雞呀，肉呀，蛋呀，魚呀，……請掌櫃的喝酒。從自己的糧堆裏量出一斗來『孝敬三爺』，再從公堆裏量出一斗給三爺藏着，對天盟誓不許講，掌櫃的才來分場。剛揚過場的糧食不許摻和開，下風頭的稅子盡是自己留下，上風的好糧食分給東家。場上剩下來一碗糠，一小堆亂糧也得平半分。

最怕人的是分完場，何掌櫃的又要『分子糧』。分子糧是吃一斗還四斗，每年春天不吃不行。年成稍爲差些，糧食在場上就光了。有一年，分完場只撒下了一升麥子，張大娘一直冷到

心，真像是懷抱着一塊冰，她拚命不讓眼淚流下來，橫著心把糧食撥弄撥弄，對何掌櫃的說：「這一升糧食也算是咱孝敬四老爺四奶奶的吧！」何掌櫃的就把場收拾得乾乾淨淨。老兩口親眼看著一滴血一滴汗辛苦一年的營生，自己一粒也沒剩下，跑回家抱頭大哭。那時張太天還是七歲的孩子，也跟他爹娘癢哭了一天一夜。

從此以後，一年接不上一年，年年糧食吃不到頭。有一年，實在餓急了，好容易託東託西，才跟樓院四奶奶勸了幾個利錢使，承她賞了面子，借了十五塊錢，才算「救了命」。八分利，過了一年，連利帶本漲到二十七元，更是還不起。利滾利，利又滾利，張大爺身上担子一年重了一年。要賬的每年扛着梢馬子，一脚踢開門，送來一張條子。第三年送來的是一張大條子，還要他打手印，張大爺就昏頭昏腦地打了一個。送條子的臨走含含糊糊的說了一聲：「利賬準折，你那六畝地折給四奶奶了，四奶奶看你人還老實，地還給你種着，你還是他的種地戶呀。」張大爺一聽地給折去了，心像是叫狼爪子突然抓去了，當時昏倒在床上，用手使勁抓自己的臉，希望醒來是個夢吧。又一把抓住太天說：「你爺是在做夢嗎？」當他知道這是真事時，老頭子的眼淚又滴下了。他唉聲嘆氣地說：「撤下的祖業連一鞋地也沒有了！」「完了，完了，老骨頭也只好葬到官地裏去了！」「孩子更苦了！……」